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六十一回 金挹香天台山得道 鈕愛卿月老祠歸班

話說吟梅自從讀禮以來，暇時與弟妹談詩論賦，娓娓不倦。月夕花晨，研窮玩索，將書中義味，細繹不窮。吾且慢表。再說挹香在警幻山拜投警幻道人，燒丹煉汞，駕霧騰雲，諸法精通。警幻調挹香道：「汝正室鈕氏，本月老祠中的玉女，汝是金童，因思凡被謫。汝今不失本真，棄塵學道，理該復入仙班。況汝妻鈕氏，祿壽已終，汝到月老祠，院主定要命汝去度鈕氏歸班。此非汝久居之地，明日我命童子送汝到清虛中院去便了。」挹香只得唯唯聽命。到了明日，警幻道人即命童子送挹香至月老祠。挹香無奈，只得拜別師長，隨童子駕雲而往。

不一時，已至月老祠。甫入門至堂上，忽聽留綺居門兒一聲響，走出一個美人。挹香諦視之，乃方素芝也。素芝見了挹香道：「挹香，別來無恙？今日你來歸班了？」挹香不覺情不自禁，乃道：「素妹妹，昔日你花凋一瞬，臨終猶念癡生，我分過意不去。如今在此，倒也罷了。」說著只見陸麗春、陳秀英、蔣絳仙亦珊珊而來。挹香大訝道：「為何你們也在此？」麗春啞然大笑曰：「棄紅塵而歸仙界，由佛門而登上界，豈不美哉？豈不美哉？」

於是挹香隨人留綺居，瞥見胡素玉、吳秋蘭、陳琴音三人亦在，不覺悽慘之色形諸面上，乃道：「三位妹妹，你們幾時謝世到此來的？」三人一一具答。正在纏綿之際，童子催道：「不要如此了，快去見了月老，我好覆旨。」挹香怏怏不樂，只得隨至清虛中院，見了月老。月老道：「金挹香，汝今日歸班，須息心養性，不要再蹈前轍，致遭淪謫。」說著即命童兒取了一顆歸真返本忘情丹，遞與挹香吃下去，道：「汝三六個知己美人都要歸班了。汝可先往家中度了鈕氏與小素到來，俟諸美齊集，我好發落。」

挹香領命，別了月老，駕起雲頭，望蘇城而來。不表。

再說鈕愛卿在家，終日與小素閒淡前事，暇時或與吟梅、亦香、幼琴等考古論文。更可喜者，鄒佩蘭小姐自歸吟梅之後，非惟伉儷倡隨，抑且賢孝之極，晨夕往梅花館陪侍愛卿，姑媳間分融洽。談到已往之事，愛卿則撫今追昔，不覺心志頓灰。

一日閒暇無事，愛卿與小素二人至挹香園暢游一遍，便到仙源分豔桃花叢處並肩坐下。二人正在揮塵清談，忽見半空中一朵紅雲冉冉而至，二人分奇訝。俄而雲中降下一人，愛卿、小素諦視之，卻非別人，乃是金挹香歸來。二人大喜，便上前迎接道：

「金挹香，你歸來了麼？你前者不別而行，拋棄我們六七年，如今吟梅已欽賜狀元，亦香弟兄已登金榜。三位妹妹已謝世了，你為何反要歸家？」挹香便深深一揖道：「家事諸般，蒙卿等靜心料理，撫成子女，我心感戴無既。若說前者不別而行，因恐你們眷戀之故。我離家六七年，業經得道歸仙。三位妹妹已遇，今奉月老祠院主之命，特來度你們歸仙也。」二人聽罷，踴躍大喜道：「既可升仙，不知如何而去？」

挹香道：「卿等勿憂，我自自有法。」說著，便挽了二人的手，重至梅花館、怡芳院、沁香居、媚紅軒、步嬌館幾處，見屋宇依然，三美人已經謝世，復回梅花館。

三人坐定，即命侍兒請三位少爺與著小姐一同到來。侍兒見家主歸來，分奇異，忙報眾公子。吟梅等聽了，驚喜交集，急趨人內，拜見父親。挹香道：「你們都起來。」公子等領命，侍立於側。挹香調吟梅道：「汝金殿掄元，顯揚門閭，我也快活。如今汝父已經得道，今日特來度汝二位母親同歸仙界。就是前者棄世的三位母親，業已歸仙，我也見過的了，汝等切勿悲苦。日後進京復職，須要盡心報國，削佞除奸。汝弟亦香、幼琴，我已聘定陳、姚二姓，汝可替兩弟早辦完姻之事。汝妹小蘭，已許汝內弟為室，汝須端整嫁奩，送妹于歸。這幾樁事，望汝牢牢記著。」

吟梅聽了，不禁流淚道：「父親之言，孩兒自當謹遵。但欲度兩位母親去，孩兒幼勞未報，未免不孝之罪。」挹香靦然而笑曰：「汝愚哉，汝愚哉！汝肯依我之言，即是孝也。況入了仙班，比紅塵中好得多哩，有什麼苦楚？」又調亦香、幼琴道：「汝兩個雖得了一榜秋魁，尚須努力芸窗，再求上達。」二人俱含淚聽命。又喚小蘭道：「汝他日嫁到鄒家，須要無違夫子，恭敬舅姑，上和和睦，淑慎其身。」小蘭聽了，低著頭兒，唯唯聽命。挹香道：「我要見見媳婦，吟梅汝去說一聲。」吟梅領命，便去借了鄒佩蘭小姐出來，拜見公公畢。挹香細細一看，見其冶容合度，體態幽嫺，分歡喜。便道：「大賢媳，你是林哥哥令媛，閨訓必諳，無庸愚舅瑣瑣。尚望敦好閨幃，和睦妯娌就是了。」佩蘭低頭領命。挹香又傳總管金忠進來，交代了一番，囑托了一番。

金忠知主人歸來，就要度主母去的，悲喜交集，只得一一領命。挹香便對愛卿、小素道：「我們就此去罷。」說著向西北角上一招，只見飛下三隻白鶴，夫婦三人跨鶴而升。金氏門中兩代白日昇天，亦是古今罕事。家中子女見父母升仙，總有一番悲切，我且不表。

再說三人跨鶴高翔，不一時已至清虛中院，挹香覆了院主，院主命愛卿小素暫至留綺居，與眾美人作伴，挹香另居滌塵軒，修身養性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鄒拜林，自聞挹香修仙之後，終朝思念故人。嫁女未幾時，又遇吟梅丁內艱，以致離別。現升兵部侍郎，欽命往浙巡撫子民。在京別了同僚，又別姚、葉兩友，束裝赴任，又寄書與吟梅，叫他同佩蘭到任會面。吟梅得信，便與佩蘭駕舟至杭，拜見岳父。拜休詢知挹香已經得道，度了妻妾歸仙，分欽羨，倒覺自己亦恍然參透塵心。便道：「賢婿，你明年三月中服闋，令妹終身亦可與他完結。」吟梅道：「是。」住了月餘，告辭回蘇。

流光如駛，又是一年。愛卿、小素在留綺居與眾美人煉氣修真，深得玄妙，果然天上與人間大不相同。挹香在滌塵軒息心靜性，住了一年，覺胸次了然，毫無渣滓。

慢提天上，再說人間。吟梅是年端整嫁奩，送妹到浙，以遵父親臨行之囑。又與幼琴娶了陳氏小姐，然後進京，與葉伯父說明，替亦香完姻事畢，盡心供職不表。

再說拜林，在杭嫁女婚男，向平願畢，自己也有厭絕紅塵之意，便上本辭官。聖上容其養病歸里，拜林非凡得意，挈了妻妾子媳、僕婦家人，歸田吳下，將一切家務交代妻兒，自己端整求道事不提。

再說葉仲英嫁女之後，又與兩子完婚。自己官至太僕寺卿，兩個兒子之中，一已中式北闈，職大官高，闔家歡樂。誰知樂極生悲，謝慧瓊奄奄一病，竟棄紅塵。仲英悽慘不堪，官也不想做了，看破紅塵虛花幻誕，便向夢仙述其故。夢仙亦久有此心，便道：「此事正合我意。」斯時官為刑部侍郎，獨操生殺之權，雖秉政清明，究竟恐有屈抑，所以這頂烏紗早已厭絕。聞仲英言大喜，各修一本辭官。夢仙有三子二女，也替他們婚嫁，剩一第三兒子，聘了一位戶部郎中之令媛，也算向平願。過了數日，聖旨下來，准其告病。二人也不停留，束裝旋吳。重振門庭，祭掃一切完畢，便將家事托付後裔，雲遊四海而去。

再說拜林，料理家務畢，別了妻妾出門。雖則他們總有許多不忍分離之態，拜林慕道心堅，漠然不顧。芒鞋竹杖，任意遨遊，至終南山，方才遇一異人，學成道術。嗣後任意往來，或探幽南嶽，或採藥西山，行蹤無定，歲月不知。真個是：

身心塵外遠，歲月坐中忘

看官，你道這金、鄒、姚、葉四人，為何都要慕道？一慕道便遇異人，何修仙復如此容易？原來有個講究。這四人一則夙有根基，二則不辭險阻，所以有此地步，非我作者無稽妄說也。

要知採藥遇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